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南亚女性 跨国流动的特点与影响*

佟应芬

(云南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下,全球跨国人口迁移的速度越来越快,路径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地区的女性跨国流动也表现出越来越引人注目的3个历史阶段性特征,即70-80年代的以女佣为主体的劳动力输出、1990-2000年的以跨国婚姻为主体的移民形态和2000年以来的以跨国色情业为主体的移民形态。东南亚地区女性的上述跨国流动特征对70年代以来的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也产生了多重影响。

关键词:东南亚;女性;跨国流动

中图分类号:D73/77.33.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9)01-0060-06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全球跨国人口迁移的速度越来越快,路径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广。在上述背景下,东南亚地区的女性跨国流动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将就70年代以来东南亚妇女跨国流动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进行具体分析。

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南亚妇女跨国流动的主要特点

在国际移民进程日益加速的大背景下,东南亚地区的女性跨国流动表现出明显的3个历史阶段性特征。

(一)70-80年代,东南亚地区的女性跨国迁移以从事传统就业方式的女佣为主体的劳动力输出为特征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世界经济从原来单纯的工业经济向多元

* 收稿日期:2008-12-21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东南亚妇女跨国流动问题研究”(5y1389G)

作者简介:佟应芬,女,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

成分转化,服务业的兴起以及其它非工业部门的出现使劳动力跨国流动的性别比例和分工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妇女流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60年代,东南亚地区人口跨国迁移的群体还主要是男性,而自60年代末期开始,东南亚地区的跨国劳动力流动向女性化方向发展。其中,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等国的妇女开始大量涌入劳动力国际市场。

从20世纪70年代始,由于石油经济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大量的东南亚妇女参与到亚洲国际大迁徙的行列中来。特别是80年代,进入国际市场的东南亚女性日益增多。据统计,1983-1989年间,印尼共输出女性劳动力20.15万个,占总输出人数的65.17%。在有的行业中,女性的人数甚至超过了男性,占绝大多数。如在1984-1994年间,三分之二的印尼移民是女性。到90年代中期,大约有150万东南亚女性在海外工作。^[1]她们中除了少部分到北美、大洋洲和欧洲外,大多数人的目的地是西亚的产油国(如科威特、阿曼、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以及东亚和东南亚一些新兴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如文莱、中国香港、日本、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等)。她们在移入国主要从事一些女性职业的工作,如服务业、制造业等,另外也从事保健工人、演艺者的工作,而从事家庭帮佣工作则是她们的主要就业领域。

东南亚地区女性劳动力的主要输出国家是菲律宾。由于菲律宾妇女受过较好的教育,英语水平也比其它东南亚国家妇女的水平高,所以长期以来在劳动力市场上比较受欢迎。早在80年代,就有数万菲律宾女佣云集香港。在港人眼中,菲律宾女佣勤劳、诚实可靠,不懂“古惑”,她们受教育的程度很高,具有初级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占将近95%,其中有很多是大学毕业生,有的甚至是教师。她们笃信天主教,能讲流利的英语,料理家务井井有条。香港富裕阶层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更愿意雇用菲律宾人做女佣,菲律宾女佣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香港本地女佣。其实,当香港大批输入菲律宾女佣的时候,她们的身影已经遍及新加坡、中东、北美、大洋洲和欧洲。在中东,雇用菲律宾女佣是富裕人家奢侈生活、尤其是上流社会生活的标志。台湾经济起飞后,菲律宾女佣又大量涌入台湾。根据菲律宾海外雇佣管理机构的数据统计,在1980-1987年间,菲律宾移民的数量增加了2倍多,从13.17万人增加到50万人,其间没有性别的统计分布。但在1987年,有数字显示,菲律宾共输出了13.19万个女性劳动力。^[2]到1989年,在香港的菲律宾女佣竟然占在港外籍女佣总人数的90.12%。1994年,菲律宾出口合同工人数中50%为女性。^[3]1990-1993年,流往香港、韩国、日本、德国、英国的泰国女性劳动力都已经超过了男性的数量。其中香港地区尤为突出,1995年接受泰国男性移民815人,女性移民19498人,超出男性移民数量10余倍之多。泰国输出的女劳动力大多去香港、台湾和日本等地。21世纪以来,进入泰国的亚洲女性劳动力多于泰国输出的女性劳动力。^[4]

(二)在1990-2000年间,商品化的跨国婚姻是东南亚妇女跨国流动的主要特征,它是一种特殊的女性移民形式

早在80年代以前,随着发达国家对外国新娘的巨大需求,在东南亚地区出现了所谓的“邮购新娘”,这些东南亚“邮购新娘”的目的地主要为美国、西欧、澳洲及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8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的推进,商品化的跨国婚姻成为东南亚地区女性一种特殊的主要移民新形式。一些泰国、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年轻女性已不再局限于劳动力的输出,而是希望通过嫁到较富裕的国家或地区,来改变她们以及她们家庭的命运。另外,由于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等城市化比较高的亚洲富裕国家和地区的女性不愿嫁给乡下男人,从而产生了一个亚洲新娘乐于填补的缺口。在这种情况下,使得通过跨国婚姻移民的活动在东南亚地区呈现增长趋势。

例如,早在1980年初期,为数不少的泰国、菲律宾新娘便开始出现在台湾农村,媒体的社会版也时而出现有关她们的新闻。1980年末期,台湾当局鉴于数起东南亚女子以观光签证来台却遭卖

身的案件,遂下令不发签证给东南亚单身女子。之后,凡欲娶东南亚新娘的台湾男子,必须亲自前往南洋。自90年代初起,印尼便成为台湾男子娶东南亚新娘的主要目的地,每年有超过2000名的印尼女子离开乡里,前往她们羡慕的宝岛台湾。为减缓印尼新娘进口的速度,驻印尼的台北经贸办事处放慢了审核速度,等候签证面谈的印尼女子因而更加焦虑。当地的中介者也逐渐不耐烦,被牵往香港的“红线”便多了起来,而台湾男子也逐渐转往越南、柬埔寨等地寻找结婚对象。^[5]自1990年代起,台湾郎迎娶东南亚女子逐渐蔚成风潮。根据台湾“内政部户政司”统计,台湾社会目前约有38.4万外籍新娘,在这些外籍配偶当中,以越南女子最多,几乎占了所有外籍配偶的6成,其次分别来自印尼、泰国等国。据联合国人口基金前不久发表的《2006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报道,在中国台湾地区,移民人口中的一半是新娘。从1990年以来,有近10万越南妇女同台湾男子结婚。据台湾“内政部”资料显示,近10年来每年台湾新增的东南亚新娘均超过2万人,至2003年达到最高峰——54634位,占台湾地区总结婚登记对数的31.9%;2006年底仍有23930位,占总结婚登记对数的16.8%。这些资料说明,台湾目前的新婚夫妇中,每10对就有1对以上与东南亚新娘组成家庭。而在一些偏远的城乡,常会看到一个村子里有来自东南亚各国的外籍新娘,这个现象被媒体戏称为“联合国”。

(三)自2000年以来,从事跨国色情业是东南亚妇女跨国流动的主要特点

近年来,由于交通发达、工商业繁荣和旅游业的畸形发展,使得东南亚地区女性跨国流动又出现了新的特点,这就是色情业的国际化,使得买春卖春变成了一种输入输出的企业形态。性产业的国际化使得经济强国的嫖客到经济弱国买春,经济弱国的妇女去经济强国卖淫。这种情况,更显现出色情行业的本质,已不是单纯的人们道德低落的问题,而是一种经济力量的强弱之势。在60-70年代,日本男人组成色情旅行团到台湾地区和韩国嫖妓。后来,他们又到东南亚地区。80年代以后,双向沟通应运而生,东南亚地区的妓女不再“守株待兔”,而是移居日本,“上门服务”。目前,在日本工作的许多“泰国妹”,实际上已经沦为契约性奴隶。这些大多为不懂世事的农村姑娘,被泰国人贩子以每名1.5万美元的代价卖到日本,日本的人贩再以3万美元转卖到夜总会等处,她们被强迫要以收入偿还这笔卖身钱。^[6]概言之,一些国家的人口贩子、跨国淫媒和妓院老板以各种手段威迫利诱,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贫穷妇女或无知少女带到国外,使其进入色情行业,他们以剥夺女性的人身自主权来赚取暴利。

二、东南亚女性跨国流动的影响

就移民的本质而言,其对国际社会、国家或地区的影响都是多重的。东南亚地区女性的跨国流动从属于国际移民进程,所以它的影响也必然是双重的。

(一)积极影响

1、东南亚地区妇女跨国流动不仅缓解了输出国或地区劳动力紧张的状况,而且也为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无论是到海外工作的女性移民,还是通过婚姻移民的女性,总是把大部分收入寄回家,使东南亚地区获得许多外汇,使其国际收支保持平衡。汇款已成为东南亚地区一个结构性的因素,在维持地方和国家经济中发挥不可缺少的作用。在国家一级,通过正规渠道转账的汇款是外汇的一个来源。汇款有助于消除国家收支压力,提高主权信用等级,又有助于吸引后续的投资。流入东南亚地区的汇款现在已超过官方发展援助,正迅速成为发展筹资的一个潜在形式。与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相比,汇款更加稳定。另外,汇款在家庭一级带来的好处也显而易见。不管用于消费还是投资,汇款对东南亚女性移民的家庭和社区都带来巨大好处。汇款改善了家庭的福利,提高了家庭的经济安全,为食物、住房、保健和教育以及存款和进行生产性资产的投资提供

了资金。以菲律宾女佣的输出为例,菲律宾女佣的输出,为菲律宾减缓了因经济迟滞而产生的就业压力,并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1977 - 1983年,菲律宾妇女的海外汇款超过35亿美元;到1994年,当年的海外汇款已经接近60亿美元,几乎可以抵消3/4的贸易赤字;1999年,海外创汇高达80亿美元,占菲律宾GDP的10%以上。其中,菲律宾女佣的收入占了相当的比例。^[7]

2、东南亚出口新娘不仅完成了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偏远地区家庭传宗接代的心愿,更成了这些国家或地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一些较为发达国家的农村女性移向城市,使得农村人口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于是他们便转向贫困地区寻找继续延续父权关系的管道,东南亚的出口新娘解决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农村男性配偶问题。以台湾地区为例,“传宗接代”与“延续香火”是中国男人结婚的主要目的之一,尤其是迎娶东南亚外籍配偶的台湾男子。尽管这些台湾男人居住在农渔村偏远地区,社经地位较为弱势,但当东南亚女子嫁到台湾后,几乎都会被鼓励、催促努力生育,甚至要到有儿子出生后才可以考虑节育问题。虽然她们的原乡国文化不尽然认同“传宗接代”和“重男轻女”的理念,但东南亚新娘却被赋予生儿育女重责。这些新移民因为年纪较轻,生育率相对较高。据台湾“内政部”资料显示,从2000年开始,每年平均为台湾带来2万名以上的新生婴儿,2002年人数更达到高峰,总计有30833名。在台湾,2003年跨国婚姻的生育率达到平均每个母亲生育1.7个孩子,而台湾本土女性平均每人生育1.2个孩子,在全世界处于最低之列,这一措施的长期效果开始显现。最近两年,差不多是8个婴儿就有1名是新移民所生。有人这样推算,照此速度到2030年时累计应该会增加超过70万名。

东南亚新娘来台除了照顾家庭起居与生养后代之外,因男方多属于不富裕阶层,亦从事生产工作。据台湾鸿毅旅行社对越南新娘的调查,有出外工作者约10.3%,平均月收入为14810元,低于最低工资标准;32%的越南新娘参与有酬工作,皆为电子工厂、车缝成衣、家庭代工等的低技术、低薪工作。在农村未外出工作的东南亚新娘,多参加农作,部分疏解农村劳力不足的困境。由于大量的东南亚新娘在台湾,使得台湾地方注入多元文化,因此使得“在地国际化”的理想得以在台湾各乡镇形成。

(二) 不利影响

1、从东南亚女性劳动力输出来看,虽然东南亚海外女性劳工移民为东南亚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大量熟练女工和技术人员流向国外导致不少国家人才流失严重。在菲律宾,进入70年代后,由于就业岗位稀缺,非常典型的是菲律宾缺医少药,所以医学院毕业的大多数学生都去了美国。菲律宾医学院因而被戏称为美国的海外医学院。另外一些医院的护士也纷纷向国外移居。这种所谓的“人才流失”,也成为东南亚国家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问题。东南亚女性移民还增加了当地劳动力的失业率,并给这些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一些负面影响。因为这些国家必须处理她们的住房、就业、子女教育、交通以及卫生等问题。由于东南亚妇女在国外工作,大多数把家人留在国内。因此,也可能会给留在输出国的家庭造成困难,影响移民家庭的福利。由于移民也可能造成家庭分离,这有害于输出国家家庭的凝聚力及婚姻稳定性,也不利于留在国内孩子的成长。据估计,在东南亚就有400万至700万的儿童被在海外工作的妇女留在国内。他们面临着无人照顾、在校成绩差、青少年犯罪以及心理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2、从东南亚女性跨国婚姻来看,东南亚女性之所以选择跨国婚姻,多以经济因素为主,藉以改善娘家的经济状况,配偶的选择以日后能寄多少金钱回娘家为主要考虑。而国外娶外籍配偶者更不乏打着娶廉价劳工主意者,娶妻后,不问两人是否相爱,不求日后能否培养感情,只问是否划算,是否耐劳。这种婚姻双方均以经济为考虑,却又各有各的目标,认知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生活习惯不同,年龄差距又大,这样的婚姻当然很难有好的结果。首先,语言不通常使东南亚新娘生活易陷于孤立,无形中会变得较内向或自卑。语言能力是东南亚新娘适应良好与否的关键,语言能力强,

生活适应力较佳。东南亚外籍配偶有语言的困扰,有时连上菜市场买菜都会造成困扰,也常误解别人,由此引起了许多心理问题。因语言问题所导致的婚姻问题及社交问题也很多,语言问题对婚姻最大的冲击则是夫妻沟通成一大难处,当婚姻潜藏问题,需要夫妻好好沟通共同解决问题时,两人却只能比手划脚,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婚姻更多的困境。其次,文化差异容易造成婚姻摩擦。文化差异不只是语言差异,不同文化的婚姻观、夫妻、婆媳相处模式、子女教养方式等也会影响跨国婚姻家庭的生活适应,因此东南亚妇女在跨国婚姻中,不仅要面对新的家庭组合,更要面对双方文化的差异。以台湾新娘为例,东南亚妇女无论肤色或外表,与台湾妇女差异不大,但文化习俗的差异却不能忽视。菲律宾的双亲系继承与台湾的父系继承有很大的不同,在她们的祖国,丈夫与妻子在继承财产时两人是平等的,台湾则非如此;又如孝亲行为在台湾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在菲律宾则是男性不能自主的表征,这些文化差异所牵引出来的婚姻问题不言而喻。再次,文化及种族偏见、社会歧视等使东南亚新娘在社会上被隔离。因经济因素而选择跨国婚姻的东南亚女子怀着梦想嫁到台湾,却发现她们的配偶非中介者所言的多金,从怀梦、筑梦到梦醒,甚至碎梦的恐不乏其人,加上“婚姻买卖”烙印及跨文化差异,确实产生不少的家庭问题。迎娶东南亚女子之台湾男士通常无形中背负着在台湾讨不到老婆而须到东南亚娶妻的负面社会形象,并时刻担心和防范外籍妻子离家不回的压力;而东南亚新娘除了面临离乡背井的孤立外,也可能须承受部分台湾人“非我族类”的眼光和族群、阶级与性别等多重的剥削,甚至遭受污名化。因此,跨国婚姻家庭较容易或因中介业者的误导,或因男女双方彼此的不了解和不信任,导致东南亚新娘被夫家孤立,被社会歧视,进而产生许多家庭生活适应的困扰。

3、就东南亚女性跨国卖淫来看,目前,在一些国家,人口贩子、跨国淫媒、妓院老板、嫖客、外加保镖等已经形成一个坚强的企业连锁,以各种手段威迫利诱,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贫穷妇女或无知少女带到国外,使其进入色情行业。他们以剥夺女性的人身自主权来赚取暴利。妇女为了谋生或为了赚更多的钱而从娼,其身心所受到的摧残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据一些妇女救援中心的资料显示:她们不但身体容易染上各种性病、传染病,还会受到保镖、嫖客的殴打及性虐待。老板为了套牢她们,诱她们吸毒赌博,少女被强行注射荷尔蒙,好早日接客。如不幸怀孕,不论是堕胎或生下孩子,她们的负荷创伤都非常沉重。在心理上,她们的人格被严重的扭曲,作为一种商品,更没有人的尊严可言。这些对东南亚女性最不人道的待遇,造成了最悲惨的妇女问题。她们出卖肉体的钱,自己所得甚微,大部分都被老板和淫媒瓜分了。当警方取缔时,她们又是首当其冲,成为被拘留、坐监、遭驱逐的代罪羔羊,而真正获巨利的罪犯反而逍遥法外。

结 语

就国际移民的进程而言,东南亚地区女性流动的形式从来都是多样化的,各种移民形态同时存在于某个时期;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世界经济和地区发展的差异而显示出不同的主要形态。同样,这种多元形态的发展也包含不断的更新。其次,东南亚地区女性的流动既包括国家之间的流动,也包括国家与特殊地区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如中国的香港、台湾和澳门等,但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和统一,加之学术概念的通用传统,所以本文只使用了“跨国流动”的概念,其内涵包括跨地区的流动。再次,任何形式的移民,无论对输出地还是对输入地来说,其影响都是多重的,所以,不同国家和地区会在不同的时期根据发展的需要,对移民采取不同的政策,力求趋利避害,从而影响移民的进程,这说明地区的跨境移民与地区的发展是互动的。

注释:

- [1][4]田禾:《东南亚流动妇女社会地位述评》,《当代亚太》1998年第12期,第39-40页。
- [2]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1989.
- [3] Robyn Iredale, Problems of Female Labour Migration in Asia,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Labour Mobility and Migration in China and Asia, Institute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CASS, Beijing, 17-18 April, 1998.
- [5] 夏晓鹃:《从全球化看新女性移民人权反思多元文化政策》,《女性电子报》(台湾)2004年第157期。
- [6] 孙小迎:《东南亚妇女》,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128页。
- [7] 孙小迎:“血泪”品牌“菲律宾女佣”,Http: www.homejob.cn/cms/html/baojian/jiazheng/3458.html。

[责任编辑:乔云]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of Transnational Female Mi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ONG Ying-fe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Abstract: Becaus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 population migr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since 1970. The ways of migration have varied and its impacts are increasing. At the same time, female mi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historical phases, that is, during 1970-1980 women had emigrated as female servants, from 1990 to 2000 women had emigrated through marriage with foreigners and since then the main part of female migration has become workers in sexy service. The abov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of female in Southeast Asia had multiple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

Key words: Southeast Asia, femal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上接第50页)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under the Military Coup and Dictatorship in Thail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ture of Thailand's Democratization

JIAO Pei MA Xiao-wen

(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 Weihai 264209, Shando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Shanxi)

Abstract: Though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ailand started much earlier than other Asian countries,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is not smooth at all. The military coup d'état and dictatorship seems to become the key words of Thailand's politics. The special political phenomenon is connected with some factors including Thailand's political culture, religious belief, educational level, social structure and so o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ailand, which was originated by a few of elites, will not be really successful without all citizens' participation and the support of civil society.

Key words: Thailand, democratization, military coup d'état